

大 學 叢 書

近代英文獨幕劇選

附 原 文

羅 家 倫 選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 學 叢 書
近代英文獨幕劇名選
附 原 文
羅 家 倫 選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臺一版

大學叢書

近代英文獨幕名劇選 一冊

基本定價二元五角 基本定價貳元貳角

選擇者 羅 家 倫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及發行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 序

歷年來積下獨幕劇的譯稿，彙合起來，才構成這本近代獨幕名劇選。他的起源遠在民國十年，正當譯者在美國的時候。每逢厭倦了哲學的玄想和吸夠了史料架子上的灰塵以後，便藉看獨幕劇本爲精神上的逋逃藪，因此譯者對於獨幕劇的文藝，發生了很親切的興趣。十年以來，無論在留歐或回國期間，也是有暇便以看獨幕劇本爲娛樂，所以至少看了五百篇以上。選擇好的，隨手翻譯。有時候一年翻成一篇兩篇，有時候整年的一篇不翻。逝水的光陰，過了十年，積下了十篇的譯稿，恰好平均起來是一年一篇。到現在才把他們集合起來，印成一冊。

這本書雖然是長期積下來的稿子，但是翻譯的時候選擇原劇的標準，卻是一貫的：就是（一）原劇在文藝上必定是有價值的；（二）原劇的劇情和背景是中國人所能了解，在中國可以排演的；（三）文字中俚語不多的，因爲要將原文一併印入，使讀者能參看純潔而修詞極好的英文；所以（四）劇本的原文，必須是以英文寫的，——歐洲他國文字的劇本，雖經人譯成英文，未始不可附印，卻也一概不會選入。

這十篇的著者，都是英美和愛爾蘭人，其中大都是名震一世的作

家，而且可以代表英美愛爾蘭三處的作風。縱有一兩篇著者的聲名不及其餘的顯著，但其作品的本身，自有價值，經多少選劇家選印過的。所以每劇之前，都附有著者小傳和著者關於戲劇的作品概要，備讀者作進一步的研究。

獨幕劇在文學的藝術上，自有獨立的價值，不必我來重述。近代歐美“小劇場運動”，尤其注重獨幕劇的推進。現在中國學校之中，演劇的風氣甚盛，但是演三四幕的長劇，往往費時過多，不特妨害學課，而且難於演好。爲了兼顧中國學校演劇和小劇場之用，所以這本書裏的譯文，概用流行的國語，而間雜以北平普通話的語尾，務求成爲可以讀得下去和說得下去的劇本——當然實際非演的時候，在不失本意的範圍以內，語氣之間，還可以有點變動。原文中同樣的口語和稱謂詞，爲避免重複或顧全說話的流利起見，有時用幾個譯法，也是爲此。

這雖是一種譯本，然而他能有譯成付印的一日，譯者還要感謝許多朋友，如 Dr. James McCabe, Mr. George Lawton, Miss Annabelle Compton 和 Prof. M. S. Bates 諸位，因爲他們對於譯者有好些辨難析疑的幫助，或是因爲譯者和他們相處，對於英美及愛爾蘭的生活習慣，風土人情，增加許多了解。致謝於張沅長 曹鑑照 兩先生，因爲前者在國外後者在國內，都費了許多時間爲譯者搜集著者小傳的資料。最後致謝於王蕩雲 先生，因爲他替譯者整理和謄清了許多零亂模糊的稿本。

羅家倫，民國二十年四月十四日，南京。

訂正本序

這本書出版後不到幾個星期，日軍就炸毀商務印書館，把全部版子和印就的書籍，一齊燒了。所以第一版流傳在外間的，不過三五百冊。

在出版以後，我自己發現了好些翻譯的不妥，不對，或是不愜意的地方於是商請國立武漢大學英文學教授張沅長先生爲我校閱；承他費了許久的時間，爲我將全書悉心脩訂；這是我心裏最感激不過的。又關於月起一劇，承時昭瀛先生指出可脩正者數點，亦當藉此聲明致謝。

如這次訂正本的譯文，有任何的進步，這種成績，都是他們的；如仍有錯誤，則錯誤的責任，還屬於我，因爲最後的決定，是出於我自己。關於考據各點，也是我自己去查出來的。

若是還有未曾覺察的錯誤，承通人學者，隨時指正，那我更願意虛心請教。

羅家倫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臨 別

目 次

譯序

臨別 梅斯斐德著

John Masfield: "The Sweeps of Ninety-Eight"

著者小傳	1
著者戲劇作品概要	2
本文	3

潮流 梅德敦著

George Middleton: "Tides"

著者小傳	21
著者戲劇作品概要	22
本文	23

月起 葛賴戈蕾夫人著

Lady Gregory: "The Rising of the Moon"

著者小傳	47
著者戲劇作品概要	48
本文	49

陽光 高士華胥著

John Ga'sworthy: "The Sun"

著者小傳	63
著者戲劇作品概要	64
本文	65

詩運 段香萊爵主著

Lord Dunsany: "Fame and the Poet"

著者小傳	73
著者戲劇作品概要	74
本文	75

奇丐 巴克斯特著

Winthrop Parkhurst: "The Beggar and the King"

著者小傳	89
本文	91

割症 狄傑生著

Thomas H. Dickinson: "In Hospital"

著者小傳	103
著者作品概要	104
本文	105

巧遇 何騰著

Stanley Houghton: "Fancy Free"

著者小傳	127
著者戲劇作品概要	128

本文	129
----------	-----

性別 白納德著

Arnold Bennett: "A Question of Sex"

著者小傳	147
著者戲劇作品概要	148
本文	149

遺志 瓊斯著

Henry Arthur Jones: "The Goal"

著者小傳	175
著者戲劇作品概要	176
本文	179

著者小傳

從一九三〇年瑪斯斐德 (John Masefield) 做了英國的桂冠詩人以後，他的名字，中國文學界已經有許多介紹了。一八七五年他生於英國的利物浦 (Liverpool)；這是根據第十四版的大英百科全書，以前有些記載，說他於一八七八年生於 Herefordshire。少年航海的经验很多。他自己說，自從讀了 Chaucer's Parliament 以後，他才對於詩發生興趣，而且着手做詩。於一九一一年他發表 "The Everlasting Mercy" 以後，他的詩名大盛。他紀事的長詩，和用詩體寫的戲劇，尤為人所樂誦。他這類的著作，尤其是描寫鄉村和海上生活的，都是樸素簡潔，語語率真。臨別一劇，原名 "The Sweeps of Ninety-Eight," 是寫一七九八年愛爾蘭革命的戲劇。"Sweeps" (掃除) 這箇字，意思雙關：一方面是指英國對於革命黨的掃除，一方面是因為劇中三箇英國官吏，躲在煙囪裏，有把煙囪打掃乾淨的諷刺意義。當法蘭西大革命以後，法國不但幫助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尤其是注意擾亂英國。愛爾蘭自從十二世紀被英國征服以來，不但政治上受英國的壓迫，在宗教方面，因為英國要強迫他們放棄羅馬舊教，相信英國國教，更感痛苦。所以利用法國扶助被壓迫民族和存心擾亂英國的機會，愛爾蘭統一黨 (The United Irishmen) 的革命領袖，如 Lord Edward Fitzgerald, Wolfe Tone, O'Connor 等逃往巴黎接洽，要求法國武力援助，同時在愛爾蘭發生革命，以應法軍，而謀完成獨立。不料一七九六年法將 Hoche 的西渡，固然失敗，即一七九八年法將 Humbert 等三次的遠征，也全歸失敗。愛爾蘭武力的革命，完全受了挫折。一般領袖，不遭慘死，也被拘禁。英軍的報復，極為慘酷；殺人無算，村舍為墟。即此情形而論，也可以當得 sweep 這箇字了。梅氏此劇，帶着歷史劇的性質。他雖然現在是英國的桂冠詩人，但是此劇的同情，恐怕不在英國方面罷。

著者戲劇作品概要

Plays by John Masefield

The Sweeps of Ninety-Eight (1905)

The Campden Wonder (1906)

Mrs. Harrison (date unknown)

The Locked Chest (date unknown)

The Tragedy of Man (1910)

The Tragedy of Pompey the Great (1910)

The Faithful (date unknown)

Philip the King (1914)

Good Friday (date unknown)

King's Daughter (1923)

The Trial of Jesus (1925)

臨 別

梅 斯 斐 德 著

【佈景】 在鄧黎瑞地方的一個小客棧裏。一間客堂。盧老虎在那兒，年紀已老，神采仍佳，左臂用細帶掛着。

盧老虎 我失敗已經七次了。這是第七次，結局還是和前幾次一樣。同我一道的都是好人。他們犧牲他們的生命和流水一樣。他們真是好人。他們現在了了。席爾士了了，都了了。老天爺！他們都是勇敢。想想看，那班蠢猪，還是和以前一樣，住在宮裏，擎着統治權！（他按着鈴。）

（女主人進來。）

那船主人怎樣說？

女主人 半點鐘以後有個船會開到門的下面。

盧老虎 他担任渡我到法國去嗎？

女主人 說定渡到法國去。

盧老虎 你不說半點鐘以後？

女主人 先生，正是。

盧老虎 那我還有半點鐘在愛爾蘭。還有半點鐘在愛爾蘭，然後—

“永久的別離，

我愛，

永久的別離。”

唉，發愁也沒有意思，我還是喝一點酒罷。

女主人 先生，你愛喝那種酒？“克拏瑞”還是“白干底？”

盧老虎 你有一種酒叫“泰萊小姐”嗎？

女主人 喂，先生，那是很平常的酒。祇有水手們是喝那“泰萊小姐”的。

盧老虎 當我在祁賴拉*海岸上岸的時候，喝了一杯這樣的酒。我還想喝他一喝，紀念同我共患難的朋友們。（自言自語。）這件事照理不應當失敗。但是誠實公正的主張總是失敗的，因為和我們鬥爭的是世上的惡勢力。要就失敗，要就甘心做英國人，這兩條路都是難過的，失敗，呃，我以為失敗還是光榮。正是：

“寧可被驢蹄踏死，

不願受驢心贊成。”

（女主人出去，轉身帶了酒瓶酒杯進來。）

女主人 先生，這兒就是。

盧老虎 謝謝。

（女主人退出。）

* Killala 是愛爾蘭海岸，一七九八年法軍登陸的地方，當時革命黨人有和法軍同道來的。

(盧斟好一杯酒，舉起杯子來。)祝你們，我的同志們。你們打得真好，同志們。你們把生命付諸流水，但是你們的名字，將來是光銘萬丈的。

(女主人進來。)

女主人 有幾位先生要進來。先生，恐怕你應當迴避一下。地窖裏是黑的，雞棚裏也是很好的地方。

盧老虎 我就在這兒，謝謝。

女主人 在這兒恐怕對你有危險，先生。來的人之中有一個就是那西爾少尉。

盧老虎 我很高興會會他。

女主人 (向外看。)也許很危險，先生。還有一個就是那商迭士少尉。

盧老虎 啊！第三個是誰？

女主人 先生，若是你不聽我勸，也許你的性命不保？他就是那天鞭打可憐賴梯先生的酒醉大胖子。我一定得出去一下，先生。

(退出。)

盧老虎 原來就是費茲老怪！我在愛爾蘭的最後半點鐘以內，倒有了好伴。(坐下。)

(西爾少尉，商迭士少尉，和審判官費茲一道進來。)

費茲 原來，大爺，他既這樣說了，大爺，那就不用着麻煩陪審人了。

西爾 啊哈。好極了，好極了。大爺，你真是會開玩笑。

費茲 是，大爺，[就是這樣對付]*那造反的狗才。

* 此處括弧中字係譯者加入。

商迭士 總而言之，現在亂事還不會平定。等新隊伍開到的時候，我心裏才快樂。

西爾 那些新隊伍？

商迭士 啊，一個鏗地聯隊。還有保衛團等等。說起來他們還得經過這兒。我想在我們離開以前，他們能夠來到。

西爾 正是，軍隊來的愈多，愈教人樂意。但是，我想反正這次亂事已經平下去了。讓我們坐下來樂一會兒。

商迭士 無論如何，我是樂意新隊伍就來到了。我還樂意的是他們要走這酒店經過。我們在敵人的範圍裏，又離開杜柏林城這樣遠。

西爾 來，讓我們尋尋開心。費大爺，我聽說你昨天早晨，把最後一個反賊都絞了。

費茲 正是，大爺，那個造反的狗才。託老天爺的福，我把那反賊絞了，大爺。這造反的狗才，大爺，他比普通一個逆天反教的傢伙好不了多少。若是我們能夠把那個大叛徒盧老虎捉了，大爺，那安分守己的人，才能夠安安穩穩的睡覺。

商迭士 喂，我想盧老虎二十年前已經死了。

費茲 這正是那叛徒們詭計多端的例子，大爺。這是他們的陰謀詭計，大爺；他們裝假，撒謊，欺騙的詭計，他假裝死了，大爺。他發布消息，說他死了，大爺。然後，大爺，聽我說罷，他帶了一隊長鎗隊在耶賴拉上岸。死了？他們的哭是引人來上當的假哭，大爺。二十年不斷的陰謀詭計，到處進行，同時始終假裝說他睡在坟墓裏。（睜眼望着盧老虎。）那個手袋在細布裏的老傢伙是誰？

西爾 祇當他一個老傢伙好了，管他幹麼。讓我們樂一會兒罷。（他接鈴。）

（女主人進來。）

西爾 我要的是白蘭地。你要什麼？商迭士，你要什麼？

費茲 一瓶白蘭地，婆子。擎一瓶白蘭地來。

（女主人擎了一瓶酒，幾個玻璃杯子來，在旁邊候着。）

得了，婆子。你幹麼不走開，婆子。

女主人 這白蘭地是十個半先令，大爺。

費茲 你這個無禮的賤人。聽着，小婆子。我要你知道，婆子，我是法官，婆子。我一看就知道你也是一個窮凶惡，背天叛教，他們叫做什麼愛爾蘭同盟軍裏的分子。很惡，撒謊，殺人不眨眼的狗才。得了！你還等什麼？

女主人 我等着收錢，大爺。我不願意被人騙了。

費茲 什麼？反賊，你敢反對英王陛下的法官？我就是英王的法官，婆子。不准有第二句話；不然，我就辦你。

（女主人退出。）

西爾 你真是會開玩笑，你真是高興。

商迭士 妙極了。妙極了。

（他們移近桌子，解除皮帶，將佩刀和公文放下，準備享樂一會。）

（商迭士向着費茲。）人家說在六個禮拜以前，你在鐵潑拉萊地方，抓到一大羣反賊。

費茲 託老天爺的福，大爺，是我抓到的。我抓了七個，大爺。我